

114

一般文庫

複
本

著 羣 逸 憚



行發店書一海上

庫文般一

編主冬穆盧

44

行發店書般一海上

外蒙問題的考察

· 第四輯 ·

盧穆冬著

外蒙問題的考察

代序	一
第一章 緒論	五
第二章 日本侵略外蒙的經過	九
第三章 外蒙人民革命黨的組成	一五
第四章 蒙古人民共和國	一九
第五章 蒙「滿」邊境糾紛之意義	二六
第六章 外蒙的經濟現狀	三一



3 1761 4425 5

第七章	外蒙的產業建設·····	三八
第八章	蒙古的政治現狀及社會改革·····	四五
第九章	外蒙不可侮的力量·····	四九

代序

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

——外蒙古取消獨立問題

外蒙古取消獨立問題，的確是民族抗戰爆發後應該迫切促其實現的一件大事。但是不幸得很，到今天還有人把這個問題記在蘇聯的賬上，希望蘇聯對此有何行動，實在不能不使人驚訝日本帝國主義宣傳魔力之大，和幾年來漢奸理論抬頭後影響之深！

要認清楚外蒙古在今天的地位，和外蒙與蘇聯的關係，必須先明白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真正內容。孫中山先生固然曾經說過：「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應負起救國責任」的話。但決不能如反動者的曲解、認錯以爲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大漢族主義，是漢族的帝國主義。孫中山先生所

親自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明白而具體地規定着民族主義的意義，即「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反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之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在今天中華民國的立國的最高原則是三民主義，論政的對於國內民族問題似乎不應忽略「國內各民族的自決權」和「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是各民族自由聯合的」的基點。對外蒙問題如此，對其他邊疆問題也應該如此。

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宣傳，總是把外蒙和僑滿相提並論，這樣一來自然是蘇聯「侵略」外蒙在前；日本侵略東四省在後，蘇聯是「始作俑者」，日本是「尤而效之」，中國應該和日本締結「反共」協定把華北和西北各省都送給敵人，以表反蘇的誠意了。雖大多數中國的人民是認識得

很清楚的，漢滿兩族在文化上、在生活上的，已經完全一致，東四省和關內毫無分別，和蒙、藏、纏、回、苗、夷等族保持特殊文化的情形完全不同。但對外蒙情形則相當隔膜，到今天雖然沒有人敢公然提出和日本締結反蘇協定，而因為中毒已深，不知不覺間把外蒙當作蘇聯附庸，公然認定外蒙為蘇聯附庸的，的確大有人在。

不錯，外蒙古是駐過紅軍的，這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白俄、蒙藉漢奸盤踞外蒙，對蘇聯作戰之後，蘇聯紅軍將撤退的時候，孫中山先生曾以「紅軍一撤，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即將侵入」為理由，通知蘇聯暫緩撤兵。我們如其忽略了民族主義的「反帝」及「國內民族自決」的真義，把外蒙和偽滿作等量齊觀，則孫中山先生與袁世凱也不容易分別了！

總之，外蒙古之取消獨立與否，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央政府當局

可以根據民族主義的原則與外蒙當局具體商協解決，劃分中央與外蒙自治政府的職權，規定中央與自治政府的關係。中蘇邦交的增進，僅使外蒙取消獨立問題增加許多便利，而決不能依賴蘇聯代我們解決。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蘇聯固然一再聲明解釋過，即外蒙獨立政府也沒有否認過。蘇聯和外蒙固有互助協定的締結，但締約的目的純為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是外蒙受蘇聯的保護。

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蘇聯是我們的唇齒之邦，是我們的最可靠的友軍，我們希望中蘇邦交不久可有更大增進；蘇聯對我們的幫助是多方面的，不僅可能，而且有必要；但是對外蒙問題並不期望蘇聯作何較大的効力，因為我們自己儘有能力解決一切。

第一章 緒 論

遠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日本已經草定了一個侵入蒙古的計劃。到了一九〇四——〇五年，日本與帝俄的戰爭，主要的原因雖然爲了爭奪滿州的權益，但是爭奪蒙古草原上的豐富資源，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證實日本掠奪蒙古，特別是在戰略上佔有優越地位的外蒙古，可從田中義一的奏章中找到這樣的警語：「爲着要囊括中國，我們得先去掠奪滿洲和外蒙」。荒木前陸相在其「日本的使命爲創一新紀元」的著作中，也這樣露骨的說過：「外蒙直接與日本勢力區域接壤，外蒙應爲我東亞之外蒙，（正確地說是日本之外蒙）無論任誰敵人之與『帝國意念』的發展處於相對地位者，務必使之覆

滅。」就是在吉村的「肢解中國」的綱領中，也列有「組織滿洲之獨立政府而後，我人目前唯一重要的工作，即爲建立一外蒙獨立政府，此後日本進一步之工作，需着重於領導蒙古、新疆、西藏與印度之獨立。

從上面所引的日本侵略者的自白，並從日本節節進逼外蒙的事實看來，整個的外蒙問題，就等於日本掠奪外蒙的問題。我們要研究外蒙問題，也只有從日本掠奪外蒙的計劃與行動入手，才能得到一個明確的輪廓和正確的結論。

日本侵略外蒙的進行，在前雖曾遭受數度的阻撓，但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後，日本事實上佔領了我國的東四省，嗣後又盤據冀東察北，使外蒙受了更大的威脅，這時候外蒙問題已成爲一個舉世矚目的問題。去年蘆溝橋事件，日本藉故侵入晉、綏逼近外蒙邊境，於是外蒙的安全問題，也成爲

大家關心的了。因為我國領有外蒙人民共和國的主權之故，外蒙應否出兵幫助中國打退法西斯日寇的事，曾經一度成爲國內輿論界的討論題材。有些不明瞭外蒙與蘇聯的關係，和日寇掠奪外蒙的種種事實的人們，便不免放鬆了日本在外蒙問題上的重要性，而偏責蘇聯損害中國在外蒙的主權，甚且有人造謠蘇聯制止外蒙出兵幫助中國。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這裏可先引用美國「The New Republic」雜誌中 Lealand Ludwin 的話：「我認爲當日本和外蒙軍隊發生衝突的時候，或不免會就此喪掉牠的生命。今日的外蒙，實具備着最有效果、最優秀的軍力。她和蘇聯雖十分親密，但決不是一個傀儡國。她對於中國很親密，特別在蔣介石和共產黨重行合作之後。不過這裏有一個比她對其邊境鄰國關係尤重要的問題，……外蒙古不久就得爲她自己的生存而一戰」。接着又說：「無疑地道巨大的戰爭組織並不單單是防衛蒙古本身。

我們曉得沒有蘇聯的幫助，這樣一支軍隊是無法建立成功的。我們認為蘇聯除了以外蒙爲蘇聯國境的緩衝國外，另有其他的計劃在，（當然是指外蒙可以聯合蘇聯與中國共同抵抗日本的計劃）外蒙的非常性的合法地位，一直沒有更動過。自一九一五年的三國條約以來，外蒙就一直在中國主權下的一個自治國。因此按照國際法，他仍舊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因此，他就能出兵支持中國的抵抗日本。到今日爲止，外蒙尚是一個政府的實驗根據地。……但蒙古軍隊的成爲東方戰爭的進點只是時間問題吧了」。

第二章 日本侵略外蒙的經過

我國與外蒙發生關係，前後雖然已歷幾個世紀，但是從來就不曾有顯著的努力移民到這一塊以遊牧爲生的蒙古草原。到了一八七〇年及該年之後，腐敗的滿清曾經移殖過少數漢族人民到外蒙北部接近西伯利亞邊境的地方，以防止帝俄的東進政策，但是這幾次的移民，也沒有得到什麼顯著的成績。不僅沒有顯著的成績，且因爲滿清政府對蒙古民族的歧視，用毒辣的喇嘛政策企圖消滅蒙古民族的人口，引起有民族覺悟的少數蒙古人民的不滿，而種下了蒙古民族對中國的離心力的根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然更招致野心勃勃的日本與帝俄覬覦外蒙的決心。爲了日俄在滿蒙的爭奪權益，遂發生了

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結果，無能的帝俄終於爲日本所打敗，因之帝俄在外蒙的侵略，乃第一次受到挫折；嗣後又發生了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帝俄不但沒有繼續作侵略外蒙的迷夢，且其本身也爲俄國的工農大眾所壓倒。這一時期之中，侵略外蒙最積極的要算是日本。

在一九〇七年一月，日俄曾爲分割蒙古而訂立一個祕密的條約。條約中，日本承認帝俄在外蒙有「特殊利益」，日本則專注力其對內蒙的關係。在這之前，即一九〇六年，日本政府已經鼓勵在內蒙創辦由日本教師所主持的非宗教學校。日本的女教師三坂就是一個文化侵入的真正開拓者，她在內蒙王公貴族的勢力範圍內主持一個學校。日本政府也仿照帝俄政府的辦法，煽動蒙古民族反對中國的移民。在世界大戰的期間中，這兩個敵國——日本

與帝俄——雖暫時聯合，彼此保持並確定各自的陣地。但是自一九一八年以後，日本就曾幾次想奪取帝俄在蒙古的較為優越的地位。恰巧這時候帝俄的殘酷的專制政權已被推翻，俄國革命政府正在建立的當中，日本乃無故出兵西伯利亞，企圖非法干涉俄國為建立自由幸福的新國家的革命羣衆，並乘機侵入北滿與外蒙。張忠絳在外蒙取消自治之交涉一文中，敘述當時的情形如下：

〔日本自一九一八年後即已出兵西伯利亞，其出兵之目的，在擴展其大陸政策，將日本之勢力伸入北滿與外蒙，佔據西伯利亞之大部，並掌握或指揮中國之陸海軍權。……至於外蒙問題，日本之計劃實欲籠括海拉爾及外蒙全部，是以日本乘俄國內亂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之機會，力助俄舊黨謝米諾夫及布里雅特人；並助謝米諾夫及布里雅特人煽誘外蒙，鼓動外蒙獨立。謝米

諾夫及布里雅特人之煽惑，因外蒙拒絕接受，致遭失敗，謝米諾夫及布里雅特人乃藉口於中國已違犯中俄蒙協約進兵外蒙，於一九一九年九月抄揚言將由恰克圖進攻庫倫。時我國在外蒙軍隊已有增加，俄國共產黨軍隊又復逼近恰克圖境界，謝米諾夫黨人無力抵抗，乃東向退逃。中國都護使充庫倫辦事大員陳毅見有機可乘，乃於一九一九年出兵逐漸收復烏梁海地方，科布多所屬蒙旗亦於是年先後歸順。

當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我國的北京政府已特派徐樹錚為西北綏邊使兼西北邊防總司令，以管理西北邊防事宜，並以增調軍隊駐在庫倫。到了為日本所蒙養的謝米諾夫及雅布里特東向退逃之後，外蒙有自請撤銷自治之議，乃於一九一九年十月抄馳赴庫倫。但是事實上自請撤銷自治者，只是代表外蒙少數貴族與特殊階級的王公與活佛，那時候大多數的蒙古人民還是在

被壓制之下。另一方面，委派徐樹錚的北京政府是一個澈頭澈尾的親日政府，是一個無恥地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腐敗政府；而徐樹錚本人事實上也是一個日本政府的經紀人和清道夫。當時北京政府及徐樹錚的一舉一動，並不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他們事實上也不會比日帝對外蒙的行爲更好。這二點：即一方面外蒙的王公及活佛並不是代表全體外蒙民族的意志，一方面北京政府及徐樹錚又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就是當時外蒙問題的主要性質。同時，從日本既利用謝米諾夫及布里維特人失敗後，又復利用北京政府及徐樹錚的這種事實，就可見出日本的真正陰謀及野心了。

但是陳毅、徐樹錚雖陳兵庫倫，終因未能以民族平等的原則對待外蒙民族，仍不受蒙古王公及活佛的歡迎，這自然是爲了北京政府在當時還是一個

充滿封建意識的腐敗的政府。於是活佛親僧的王公喇嘛等復倡議恢復自治，派人與謝米諾夫重新勾結，且一方派員至哈爾濱，向駐哈的日本特務局借款六百萬元，兼購備軍械，以外蒙圖勒克圖山脈一帶森林礦產爲抵押。日本深悉如能利用外蒙之獨立而攫取外蒙的一切權益，總比通過北京政府而攫取外蒙權益爲較勝一籌，乃應允外蒙的請求，外蒙王公及活佛得到謝米諾夫與日本的奧援，（當時的謝米諾夫事實上仍是日本所豢養的），遂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後進兵外蒙，十月攻襲庫倫。於是在日本陰謀的挑撥離間之下，中國內部的民族又發生了自相殘殺的局面。不幸北京政府的軍隊既不敷應用，餉費又復支絀，庫倫便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被陷落，扼守庫倫的褚其祥旅即退守恰克圖。

第三章 外蒙人民革命黨的組成

外蒙王公及活佛得到謝米諾夫的幫助，攻陷庫倫以後，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遂成立外蒙獨立政府，仍以活佛爲首領，謝米諾夫的部屬恩格爲最高軍事顧問；外蒙新政府旋派兵收復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地，並南下至距張家口三百英里以內之地方。同年四月活佛遣派代表入京，請求停戰，但須以外蒙恢復自治爲條件。北京政府對此頗有允意，但張作霖、曹錕、王占元在天津集議後，決意請張作霖任蒙疆經略使之職，負責以兵力收回外蒙。張雖任蒙疆經略使之職，負責收回外蒙之責，但張實無意出兵。張此時志在關內，而不在外蒙，是以張欲以華幣六十萬元運動恩格退兵。且張與恩格間

原有相當諒解，張因不肯與恩格發生衝突，而危害其入關之幻想。中國既未能進兵外蒙，恩格可得依照駐西伯利亞日本軍隊司令與謝米諾夫間訂立之祕約，出兵襲擊蘇俄之遠東共和國。依據上約之規定，黑龍江流域應舉兵叛變，謝米諾夫與恩格應同時出兵夾擊遠東共和國。恩格因是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出兵向恰克圖北上。恩格雖已出兵，但謝米諾夫及黑龍江流域迄未響應，恩格遂爲蘇俄與遠東共和國之聯軍大敗，嗣爲赤軍所獲，並被判死刑。（見張忠絳的外蒙取消自治之交涉）。

外蒙民族中的貴族與特殊階級如活佛喇嘛等，只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其餘的百分之八十，則是平民及家奴。這些平民及家奴一向在滿清政府的高利貸政策下翻不過身來；徐樹錚的統治也是廣積滿清政府的高利貸政策，使得外蒙百分之八十的絕對多數人民，不滿徐樹錚的統治。但是，爲自

身的利益而奮鬥的大多數外蒙人民，他們不會去投降在比徐樹錚更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羽翼下，像外蒙的王公和活佛一樣，這是必然的事。一方面外蒙人民因眼見俄國人民已經起來反抗帝俄的殘酷統治，推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開始建立合理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政府，所以也於一九一九年年底，當徐樹錚佔領了庫倫時，組成了人民革命黨。由人民革命黨組織的臨時政府採用三個口號以從事鬥爭：驅逐白俄以建立獨立的蒙古，取消債務，摧毀王公和喇嘛的勢力。當時代表大多數俄國人民的利益的蘇俄政府自然贊助主張消滅白俄（包括一切封建的軍閥官僚殘忍而又狂癡的貴族等）的蒙古政府的。

爲了腐敗的北京政府的軍隊無力趕跑恩格，外蒙與蘇俄的人民就聯合起來向恩格攻襲。終於把恩格打得一敗塗地，恩格也終於被獲而判了死刑，至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外蒙的侵略根基給外蒙人民拔掉了。因爲蘇俄人民幫助外

蒙人民肅清了日本帝國主義與反動的統治階級及白俄所結合的力量，於是有些人便污蔑蘇俄有侵佔外蒙的用意。事實上，幫助外蒙的蘇俄人民，在本質上是與帝俄迥然不同的；帝俄是俄國貴族與一切反動份子的總體，蘇俄却是一切被壓迫的俄國人民所創造的新的政府。帝俄爲了本身的利益，牠只能向外蒙人民節節的壓迫，蘇俄爲了他本身的利益，却只有竭力幫助外蒙人民，肅清了反動勢力，建設外蒙人民自己的政府，才能站立得穩固。這就是帝俄與蘇俄根本不同的地方，研究外蒙問題的人，是不能忽略這一區別的。

這種區別，外蒙人民他們自己認識得最清楚，他們對蘇俄人民幫助肅清外蒙境內的反動勢力及白俄，是感激不已的，相反地，對那個可以代表帝俄的恩格却恨之刺骨。同時蘇俄人民在肅清了白俄之後，他們自動撤退了在外蒙境內的軍隊，這更證明蘇俄對外蒙是絕對沒有野心的。

第四章 蒙古人民共和國

外蒙人民在蘇俄赤衛軍的幫助之下，在一九二一年便由人民革命黨組成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到了一九二四年，正式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約佔世界最大高原之一的蒙古高原三分之二的面積，有四十八萬方哩；目前這廣大的領土內有七十萬的人口。她的政治界線只有部分跟她的自然界線相一致。蒙古的阿爾泰山脈是這共和國西南部與中國新疆省的界線。還有別的山脈也成爲這共和國與喀什沙克斯坦蘇維埃，塔奴都瓦人民共和國，以及蘇聯的西伯利亞區域等地的界線。東部和南部的邊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沒有自然的屏障，日本帝國主義就企圖這些防衛力較弱的邊疆時時

計劃從這兒進攻外蒙。

當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外蒙人民革命黨極端同情蘇維埃的統治，願意列入蘇維埃聯邦的版圖中，但爲蘇聯竭力的反對，因爲蘇聯並無侵襲中國在外蒙的主權之意。這是表示蘇聯的態度光明磊落的證據。不過，外蒙人民雖不能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他們却仍然可以接受蘇維埃的影響。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所制定的憲法，在其基調上是幾乎與前進的蘇聯憲法一致的。據該「權利宣言」中所昭示：首先規定一切權利均屬於勞動人民，廢止封建的政教，同時認土地、森林、礦產、湖川及其他一切的資源爲國有，廢棄一九二一年以前的外債。並宣言宗教爲各個人本身之私事，決然廢止王侯貴族的稱號及特權。政治的最高實權屬於大國民會議，當該會議閉會中，則最高實權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政府隸屬於這個最高執行機關。

大國民會議的議員由比例選舉法選出。

「一九二四年採用了前述的劃期的憲法，就連首都庫倫的名稱，都改稱烏蘭·巴圖魯（赤色勇士之都）顯示出走向外蒙社會主義第一步，但是封建的殘滓和新興資本主義的要素，是意外（？）地強而有力，王侯、貴族的稱號和特權雖已廢止，但其經濟的基礎並未完全被排除。貴族、喇嘛以及布爾喬亞的要素的結合，產生了打倒革命政權的陰謀，同時再加上逐漸貧窮度激增（因為在戰爭後開始建立新的經濟基礎的原故）的勤勞大眾的不平，對於新政權，釀成了第一次的危機。

「反對派擁護素來主張糾正黨的右翼指導的革增為首領，在一九二七年的大國民會議中一敗塗地，翌年十月——十二月的第七回黨大會，該派始得支配黨的大勢。

「該派爲擁護外蒙的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見，主張與蘇聯作更強固的提攜。同時採用了許多的右翼政策，是沒收貴族、喇嘛的財產，設立農業生產者合作社等。一九二九年七月更公佈征伐喇嘛的命令；九月十五日更發展訓令，說明由貴族喇嘛沒收的財產，家畜、土地、應有効地利用，並創立集體農場。到了一九三〇年二月——四月第八回黨大會，終於法定樹立蒙古社會主義建設五年計劃（一九三一——三五）。

「此舉係受蘇聯五年計劃成功的刺激。現代蒙古經濟狀態，還缺乏五年計劃所期待的急激發展的前提條件。例如當時農牧家總數十六萬五千戶中，貧農七萬五千戶，中農七萬二千戶，該計劃規定於三、五年內，合貧農、中農九萬一千戶——即全體百分之五十五，使其成爲集體農場。但蒙古現狀尙爲極其原始的，單純的集體牧草刈取，共同牧畜合作社一類的組織剛才能夠

成立。

「由此看來，當右翼傾向克復時，左翼偏向就同時萌芽了。

「一九三〇年六月，將寺院所有的家畜三百三十萬頭中，約二百萬頭，收為國有。並編入集體農場內。這種方策對於集體農場的發展上發生阻礙，為這種方策反將比較沒有堅信心的勤勞大眾，由革命政權的政營，驅逐到喇嘛和布爾喬亞方面。

「更於一九三一年，全地面禁止個人商業，將國外貿易置諸政府的獨佔下。這是左翼偏向最甚之點，因為代替舊商業關係的新制度未曾準備，國內的商品流動即時就停止了。於是蒙古受商品飢餓的襲擊。

「蒙古人民革命黨鑑于反動勃發的現勢，於一九三二年七月開全體大會，對於左翼偏向如「不合蒙古的經濟、農業實情之方策，以及忽視商業上

之特殊性」加以澈底批判；規定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階段為「標榜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共和國」，應漸進地移向反資本主義發展的途上；開始對於以往謬誤，作實踐的克復。清黨運動決定實行了。四萬二千的黨員減少至一萬二千，許可了國內的個人商業。爲了商品流通起見，認可運輸業個人的提案權 (Initiative)。寺院固一律查封，但許可了收回家畜的權利。集體農場的一部廢止了。藉着行政手續，停止了反宗教的措施。協同合作社的解散或存續一任社員的自由意志」。

以上是谷口賢次在外蒙近况一文中所說的話。這幾段說話中。已經可以窺見外蒙人民組織成了共和國之後，爲建立真正幸福的國家而奮鬥的實在情形。他們由一個右翼傾向的無能的領導政權，轉到一個左翼傾向的盲動的政權，最後是從蘇聯學習了革命的經驗，重新組成一個有正確策略及路線的政

權。這種逐步的轉變不是無用的，這可以由一些經濟數字上來證明這種逐步的轉變是向着光明的路上走去的。經濟上的數字是指出：在一九一三年，共和國領土內的牲畜數目是一千三百萬，到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二千一百多萬。在一九二四年種乾草的土地不過四千三百二十英畝，而現在已增至三十九萬一千五百英畝了。這一現象自然大大促進了畜牧事業的繁榮，因為積儲着更多的乾草，到了寒冬時候，就可以餵更多的牲畜。因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生活的基礎，就是遊牧人民的畜牧事業，全國的財富完全依靠着這上面。畜牧事業繁榮，當然人民生活也改善多多了。

第五章 蒙「滿」邊境糾紛之意義

日本「爲着要囊括中國，得先去掠奪滿洲和外蒙」的緣故，便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入了我國的東北。當時政府當局的容忍政策，給了日本一個順利進行的機會；沒有多少時候，日本就事實上佔據了東北三省，後來把熱河、冀東、察北也佔據去了。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之後，日本就打算進一步壓迫外蒙和華北了。日本所以要進一步壓迫外蒙，一方面固然看想外蒙的豐富資源，一方面是恐怕外蒙的強盛對於牠有不利。

關於日本利用「滿洲國」的邊境向外蒙挑撥的事實，我們引用蒙古人民共和國內閣總理銀東氏在莫斯科對美國記者的談話。銀東氏對「蒙古人民共

和國的領土有無被「日滿」卽刻侵略的危險？這問題，是這樣的答覆：

「日『滿』軍隊在蒙境的活躍，最初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襲擊我國的部隊。在『滿洲國』未成立之前，我們邊境相安無事，從未發生什麼衝突，但自日軍抵『滿』之後，形勢驟形變更。日軍襲我軍隊，佔我領土，任意橫行，並向我國提出前所未聞的哀的美敦書。我們的要求和企圖只在和平的妥協，但結果無效。自六個月以來，我們在滿洲里車站與日本代表會談，以解決糾紛，並預防未來的新衝突。我們建議設立邊境混合委員會以處理雙方的糾葛，然均遭日『滿』方面之拒絕，日人之居心何如？於此可見。

「在滿洲里車站開大會的日『滿』代表向我們解釋他們欲與我國成立正當的外交關係，但事實却不然。日代表又向我們說：『滿』蒙人民均爲亞洲人，所以我們要有共同目標和共同政策；但我們却認爲這不能以皮膚色地來

決定，我們不願爲「滿」韓以及其他被壓迫的亞洲民族之續。

對「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相信日人的複雜動機，乃希望將來向蘇聯邊境進展」的問題，銀東這樣答覆：

「我相信誘引蒙古人民共和國，其目的乃在破壞我們的獨立，夷我國爲『新滿洲國』，如是更容易向中國和蘇聯進攻。我們不願假外力，而純欲以自力保衛，並繼續保衛我們的邊境和我們的獨立」。

蒙「滿」在滿洲里車站的談判，據我們所知道，日本是處處迴避談判解決邊界的問題，因爲僞「滿」軍隊於一月二十四日在外蒙境內的布爾津湖區邊境挑戰，並掠去沿湖一帶的草原，宣稱該地帶是屬於僞「滿」的。可是即使根據日本國內有的地圖來看，該草原地帶事實上的確是外蒙的。日本因爲無理由可以辯駁，便迴避談判邊界問題。日本反而向外蒙提出哀的美教育。

宣稱此後奉有日方軍事使命的團體得自由出入外蒙首都及外蒙境內各地。言下之意，即是：日本不外想在外蒙境內創立各種經營的基礎、文化機關、牽制的行爲、政治的陰謀和進一步的軍事侵略的準備，當外蒙反對這種無理的要求時，日本便露出獠牙的真面目，宣告會議終結。接着便重新發生了一大批挑戰的侵略行動。有時由日本坦克車掩護下的大規模襲擊，外蒙的軍隊仍然把牠擊退了，從這種行動上看來，日本是無法掩蓋牠「爲着要囊括中國，得先去掠奪滿洲和外蒙」的真形的。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日本掠奪外蒙的目的，爲了爭取這佔有戰略上優越地位的外蒙以備囊括中國外，更主要的是藉此攫取一切外蒙的蘊藏豐富的資源。

外蒙經濟的資源究竟豐富到什麼程度哩？我們在下節中約略提出來研究

一下。

第六章 外蒙的經濟現狀

外蒙因爲一向是游牧的民族，所以至今還是以畜牧事業爲主要的經濟基礎。要研究外蒙的經濟，還不能不顧到她的牲畜的數量。在革命之前，卽一九一三年，外蒙牲畜數目是一千三百萬，但是一九二六年的統計，牲畜的數量及其副產物都已有了增進。

一九二六年外蒙畜產物數量表

羊	一千二百七十二萬六千頭
山羊	二百五十二萬九千頭
牛	一百九十五萬七千頭

馬	一百五十九萬頭
駱駝	四十一萬九千頭
羊毛	一萬六百噸
駱駝毛	一千〇六十噸
山羊毛	二百三十噸
馬皮	三萬八千枚
羊皮	一百八十萬枚
子羊皮及其他皮	一百五十七萬二千枚
各種獸毛	三百噸
腸	三十萬個

再根據現代的蒙古新聞的統計，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四年家畜的數目如

下：

年 度	家畜頭數(以千頭為單位)
一九二五	一六、四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四二
一九二七	二〇、一八三
一九二八	二一、三六五
一九二九	二一、九五〇
一九三〇	二三、六七六
一九三二	一六、〇二二
一九三三	一九、五三〇
一九三四	二一、一〇七

從上表觀察，家畜數目最高的一年，是一九三〇年的二三、六七六千頭。到一九三二年家畜却減少了七百萬頭以上，爲一六、〇二二千頭，造成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四年中最低數目的一年。所以減少的理由，是：左翼偏向政府的錯誤政策所使然。當時的政府想做倣蘇聯，強制遊牧民族組織集耕農場。但是因爲在落後的蒙古，這種政策是不大適合的，所以終於招致了這樣的結果。蘇聯的萊采氏曾這樣描寫過這個時期：「七百處的集耕農場集合了遊牧人民的財產的一半。私人商業可說已經沒有存在了，這是合作制度，——距離這個目標尚遠——應當保障並滿足人民的需要。政府沒法抑低喇嘛的威權，消滅喇嘛的勢力，使之降爲普通人民。反對喇嘛、封建份子、商人和富裕的地主在蒙古日益加強。但是忽視實際情形的政治，却產生了不良的結果。牧畜業退步了。反革命分子：喇嘛、王公和大地主利用此種事實以反

對政府，並以之鼓動不滿意的人民。『某強國的使臣』（指日本）已開始在擾亂了」。後來好在人民革命黨經過了一度清黨，改過了政策，才把這種頹勢挽回了。到一九三四年，家畜數目又增至二一、一〇七千頭，爲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中第四高的數目。

除畜牧事業之外，外蒙也有她的農業、林業、獵業、鑛業等財富。茲分條詳述於下：

農業 外蒙因地質關係，不很適宜於耕種，故經營農業者甚少，耕地面積總共只有四萬三千海克脫，（一海克脫等於三百六十方尺，合市畝一分米左右，四萬三千海克脫，尚不足二十方里。）蒙古民族多不從事耕種，這種耕地完全外族居民經營的。

林業 外蒙西北山岳森林地帶，落葉松、棕、樺、榆、白樺、楊柳等非

常的茂盛，這是取之不竭的財富。

獵業 外蒙特有獵業，也為主要財富之一。野獸及野禽，非常豐產，其毛皮及毛羽，在外蒙輸出貿易上，次畜產物而占重要地位，在特爾巴安地方則占第一位。據一九二六年的統計，全國羊毛產量一萬六百噸、駱駝毛一千六十噸、小羊毛二百三十噸、馬皮三萬八千張、羊皮百八十萬張、子羊皮及其他的皮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張、各種獸毛二百噸。

鑛業 外蒙鑛業有金、銀、白金、煤炭、鉛、石綿、岩鹽、鐵、銅等，煤炭為最有名者在烏拉巴爾市東方，拿那伊湖，一九二七年掘發八千五百二十噸。**蒙科爾砂金公司**，從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九年約採五千萬盧布，湖沼全部皆為鹽水，每年鹽產額達五千噸。

如上的各項財富，可說都是日本所需要的。特別是外蒙古本身的工業，

至今尚在草創之中；如果日本能侵略了這肥沃的草原，這一切的原料和皮的半製品，完全是日本工業的資源。同時七十萬的人口，也是日本過剩商品的最好市場。日本的慘淡經營滿洲與內蒙，爲的就是這些。

第七章 外蒙的產業建設

要明瞭外蒙的經濟生活逐漸的改善，可以研究一下他們的產業建設。蒙古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後，當務之急的工作就是：建設產業、確立紅軍的教化及教練問題和社會改革。因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政權操在平民手裏的緣故，一切的建設及改革都能夠較為順利地進行。確立紅軍的教化及教練問題，和社會改革的實際情狀，我們留待下段再詳細的討論，這裏先介紹外蒙的產業建設。

外蒙的產業建設費，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的數字如下：

產業建設費(盧布) 對國家總預算的百分比

一九二八	一、六二三	一〇·三%
一九二九	三、三六八	一六·九%
一九三〇	三、九一五	二一·九%
一九三一	七、八五〇	二七·七%

從一九二八年的一、六二三盧布到一九三一年的七、八五〇盧布，只三年之間就增加了將近五倍，這證明外蒙是埋頭在建設她們的產業。一九三一年以後的產業建設費，我們雖得不到統計數字，但是據我們所知：一九三四年在喀爾喀設置一架洗羊毛的機械，而在庫倫又成立了一個產業組合，這一組合經營一個電力站，一個紡織廠，同時又經營製皮業和製鞋業，這完全是外蒙自己所有的資源的，外蒙要強大起來，要成爲一個永遠被打不倒的國家，只有把自己逐漸從原始牧畜業的國家提高爲近代工業化的國家。當時

在這個組合中工作的外蒙工人，有一千一百九十四人，依照外蒙的標準，這是一個極大的數目。

外蒙產業建設的另一個進步，是家庭工業品的日漸減少。在一九三一年，外蒙家庭工業品的總價值達四百二十萬土格里克（外蒙幣名），而大工業的生產品總價值只有二百一十一萬土格里克。現在這個比率大大的改變了。

與產業有關的交通機關及貿易狀況，外蒙也在逐步的改進中。外蒙的五年計劃中，最重要的部門就是交通機關，第一條計劃的鐵路是從外貝加爾彼得洛夫斯基經買賣城至庫倫的雙軌線，更擬延長而南通綏遠，工事正在加緊建築中，外蒙原有四條大「隊商路」幹線，可是那已是幾千年的舊道路，廣狹不等，崎嶇難行，現在也已經在修理和重建。這四條大幹線，都以庫倫為起點，北向至西伯利亞，西向至伊犁，東向南至張家口，東至哈爾濱。

輸出及輸入貿易全部經西伯利亞以至蘇聯。據我們所知，輸出輸入每年約達八千萬圓，實際上統計極秘密，無從得知詳細情形，但是依輸出輸入的金額即可推定軍需品的動態。輸出品有家畜、皮革、毛皮、獸骨等；輸入品有穀物、茶、煙、紙、火柴、玻璃、衣服、化粧品、鐵器、機械、汽車、石油、農具等。庫倫雖有兵工廠，但產量不多，所以武器彈藥飛機也有大量的輸入。

外蒙的產業建設，是得到蘇聯的資助的，這點蘇聯與外蒙都不否認。一九三五年在美國出版的外交政策研究會的報告書中，也說過：「由於在經濟上跟蘇聯的密切接觸，特別是蘇聯幫助牠脫離世界危機的影響，外蒙得到許多利益。……蘇聯提供牠機器和灌溉用的機械，使牠北部和西北部的農業都機械化了。……在交通工具方面，也有很快的進步」。

蘇聯雖然資助外蒙，使外蒙脫離了危機，走上建設的大道；但蘇聯對外蒙絕對沒有侵佔的野心，這可以尋出一九二四年五月卅一日所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五條來看：「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爲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嗣後因爲日本已佔領了東北四省，並不時侵入外蒙境內，向外蒙人民進行挑戰，同時領有宗主權的中國又在內戰頻仍之中，東四省已經在不抵抗中放棄了，自然更沒暇顧及外蒙的安全，外蒙爲自身的安全計，只有與蘇聯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訂立了軍事互助協定書。當時中國外交部曾向蘇聯二次提出抗議，第一次抗議照會中有云：

「外蒙係中華民國之一部，任何國家自不能與之締結任何條約或協定。茲蘇聯政府不顧其對於中國政府所爲之諾言，而擅與外蒙簽訂上述議定書，此種行爲，侵害中國之主權，違反民國十三年中蘇協定之規定，實無疑義，本部

長茲特向貴大使提出嚴重抗議，並表明蘇聯政府與外蒙簽訂議定書，係屬違法，中國政府斷難承認」。

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對中國抗議，答覆如下：「無論簽訂草約事實，或草約各條，均未絲毫侵犯中國主義，蘇聯亦未向中國或蒙古人民共和國作何種土地要求。草約之簽訂，在形式上及事實上均不致使蘇聯與中國及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關係有所變更，此種關係久已存在，蘇聯簽訂互助草約，乃因鑑於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所結中蘇協定，不致因此歪曲，且仍繼續有效。：關於與中華民國各自治區域締結協定之形式權利問題，此可回顧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蘇聯政府與東三省政府在瀋陽所訂協定，該約並未引起中華民國政府任何抗議，甚至中國政府且已承認上述瀋陽協定，與北京協定俱有同等效力。同時且須注意，蘇蒙協定並不妨礙第三國之利益，因只蘇聯或蒙古

人民共和國成爲侵略犧牲，被迫保衛自己領土之際，始有效力。……使中華民國確知蘇蒙草約並不違反北京協定，且亦符合蒙古人民以至中國人民之利益。

此一問題，後因中蘇關係漸臻密切，乃不再提及，也不爲人所注意。

第八章 外蒙的政治現狀及社會改革

在蘇聯的幫助下，外蒙不但在經濟上有新的建設，在政治上及社會改革上，都有了很大的變動。

外蒙人民掌握政權之後，即取消了從前王公喇嘛的權利。外蒙與偽滿及內蒙剛剛相反，她的變革是真正與蒙古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而且是由蒙古人民自己來實行變革，不像偽「滿」及內蒙，是由日本的武力監督下，成爲了傀儡的組織。

外蒙的政治體系，是：十八歲以上的男女都有選舉權，被選後任期一年的議員，每年開國民會議一次，會期一月，議員額數爲一百數十名。會中推

出五名爲代表委員，成爲執行機關，經衡各部的部長。這些議員從各地民衆和軍隊選出的爲最多，大都是共產黨員。

外蒙的中央政府的組織如下：總理一人、副總理二人、軍務總司令及外交、內政、軍事、畜牧、農業、衛生、司法、工商、交通、郵電、財政各部，正副部長各一人。此外尚有軍事會議、經濟會議、國務檢察院等。至於地方行政，是由中央任命的長官負責。

在社會改革方面，最主要的當推撲滅文盲、整理學校。外蒙政府爲提高文化工作，文化事業之經費年有增加，如一九二八年之預算，不過二百八十二萬盧布，但到了一九三一年便增加至七百四十九萬八千盧布。一九三〇年九月，由青年同盟實行掃除文盲運動，三一年又廢止複雜之舊阿拉比亞型文化，採用拉丁文字。故現在首都文盲已完全絕跡。學校的整理經過，是：一

九二六年制定小學會，一九三三年又經改革整理，學校用品全部由政府支給，男女同學，實施共產主義教育。現在有小學六十五個，學生約四千人，教師約一百四十人；中學五個，學生約六百五十人，修業期限為三年。此外有庫倫大學一所，學生約二百名，也是修業三年，庫倫大學的優秀學生都派去莫斯科赤色大學留學。

其次的改革，是在畜產物的分配方面。這種分配有關於整個的人民生活，所以也是相當重要的。在革命前的蒙古，單是一個牧場也有納稅的義務，每個牧場大概有牲畜二一·六布杜（布杜是計算牲畜的單位，一匹馬和一隻牛成爲一個布杜，七隻羊成一個布杜，十四隻山羊成一布杜，一隻駱駝成一布杜）。但是喇嘛寺院所有的牧場，每所有二〇九·五布杜的牲畜，比人民的牧場差不多多十倍。王公的財產，每所牧場有牲畜八六一·四布杜。喇

喇嘛寺院並不是自己經營牲畜，大多數是靠富農有時兼中農專經營的。到現在，王公的產業當然沒有了。喇嘛寺院所有的牲畜已減少到全國牲畜總數的百分之一，而在革命前，他們所有的牲畜原佔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因為分配的合理，人民生活乃得到充分的改善。人民生活的改善，直接間接便使全國的文化水準，產業建設，以及國防建設，都得到提高的基礎。

第九章 外蒙不可侮的力量

外蒙最不可侮的力量當然是軍事的力量。美國的記者 Leonard Ludwin 於一九二一年遊外蒙後，已經說過這樣的警語：「我認爲當日本和外蒙軍隊發生衝突的時候，或不免會就此喪掉她的生命。今日的外蒙，實具備着最有效果，最優秀的軍力」。今年已經是一九三八年了，距一九二一年已有十七年之久，外蒙的軍事力量當然增高得多。

要估計外蒙的軍事力量，首先應考察軍事工作中主要的外蒙鐵路。自一九二四年蘇蒙條約定後，蘇聯的鐵路權着着擴大，獲得了建築恰克圖經由庫倫至滂江的雙軌鐵路的權利。新設綫有維爾涅烏定斯克至庫倫的九百公里，

塞彌巴拉丁斯克至烏里雅蘇台的二千公里都已設計完畢。汽車路有庫倫至張家口的一、〇六〇公里，庫倫至買賣城間的三七公里；庫倫至烏里雅蘇台——科布多——蘇聯雅孔嘎間的二、三八〇公里；庫倫魯倫間的七二〇公里；烏里雅蘇台經由賽爾烏蘇達至張家口間的一、七〇〇公里，這些汽車路都在計劃建設中。交通的便利，遇外蒙邊境有事時，調兵和運送軍火，就迅速得多了。

水路與航空路，也逐漸在開闢中，這種種的建設，也全以軍事為本位。

目前外蒙軍隊的主力集中於僞「滿」邊境附近的，在桑貝子和塔木賽克一帶配置七八個師，其他則配置於庫倫及南部內蒙邊境，以三個軍團向這三方面派遣。這三軍團主要是騎兵，此外，步兵從二旅增到三旅。砲兵增到二團，另加約六千名的特別國民軍和機械化兵團。飛機從二百架增到三百架、

大砲、高射砲、輕重機關槍、戰車、裝甲汽車隊、貨車隊等，級級從西伯利亞移入，以備應付隨時的事變。在軍火接濟方面，外蒙也是相當充足的，同時以庫倫爲中心，全力進行軍事工作。在庫倫有兩大兵工廠、發電所、化學兵器工廠及無線電台的設備。

外蒙民族過去因爲是一個游牧的民族，所以對於騎術特別精湛，外蒙的每個騎兵都具有哥薩克騎兵一般的強壯，最近十幾年來，經過充分的政治訓練，現代軍事騎兵技術的訓練，現代戰術常識的訓練，與現代武器的配備，已經是鍛鍊成無堅不摧的鐵騎兵了。有人曾經參觀過外蒙騎兵檢閱的，看見外蒙騎兵手提自動步槍，騎在蒙古馬背上，飛躍過兩丈闊的防禦工事，這種神勇的技術，是值得誇耀於世界的。同時蒙古騎兵還有下面的諸優點：一、因爲他們從小生在馬背上，騎術從小養成，所以騎術快，二、地域熟悉，

三、射擊準，能在兩里外飛馬射中敵人；四、給養簡便，他們帶一只羊騾在身邊，可以兩三天不須下馬背來找尋飲食；五、勇敢好戰的強悍性格，仍保存成吉思汗時代的雄風。

除此之外，外蒙古的婦女，也都參加到軍事部門中來。這些蒙古婦女也一樣的受軍事訓練，一樣的強悍勇敢，跟外蒙的男子沒有二樣。

自從蘆溝橋事件爆發以來，晉、綏、冀、察已經成為中日雙方的主要戰場。這些地方都與外蒙古相當的接近；只要日本的侵略軍隊一碰入外蒙境內，外蒙的軍隊就可以聯合他們的祖國，把敵人打到抬不起頭來。因為外蒙與蘇聯訂有軍事互助協定的緣故，日本非至決心進攻蘇聯是不敢碰撞外蒙的。外蒙與偽「滿」不時發生的事故，只不過是日本藉以轉移世界人士的視線而已。日本現階段所急需併吞的，就只是華北數省，以及甘、寧、新疆。

倘若日本囊括了這些地方，日本就已經完成了切斷中蘇交通的任務，同時也完成了包圍外蒙的任務。

日本要併吞華北，以及甘、寧、新疆，這也許是永遠達不得的夢想。而今在日本自稱完全控制了晉、綏、冀、察等之間，不但遠離鐵路線的廣大領域還全部在中國正規軍隊與游擊部隊的掌握之中，就是許多重要的城地，也已逐漸為中國軍隊所收復了。

日本的泥足已經越陷越深，中國如果堅決的抗戰到底，日本完全沒頂的日子就不在遠了。到了中華民族得到解放勝利的時候，整個外蒙問題的性質也要變化了；那時候，外蒙問題不是日本侵略外蒙的問題，而是外蒙自己應該怎樣增加生產，增加幸福，和增加自由的問題。

一版書店

發行

新青年百年叢書

中日問題讀本

柳乃夫著
實價四角

在這抗日民族戰爭達到最高潮的現在，凡是中國國民，都應該對中日問題把握着全面的理解；本書的作者，以其獨到的見解，豐富的學識，流麗的文筆，將中日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均加以正確的分析與預測。凡關心中國民族存亡的青年讀者諸君，不可不讀本書。

帝國主義論讀本

漢夫著

實價四角

現代哲學讀本

艾思奇著

實價四角

社會科學讀本

胡伊默著

實價四角五分

蘇聯民族問題讀本

吳清友著

實價四角

中國經濟讀本

王漁邨著

實價四角

一船文庫

盧德魯冬、主編

一船文庫是以嚴正的態度，爲廣大的讀者提供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多方面之基本知識，剖析當前抗戰之問題，闡明國際局勢的必然趨向，不但適合戰時的需要，且含有永久之價值。執筆者均係讀者熟知的專門作家。內容豐富，文字淺明；門類既博而不亂，編制復系統而嚴謹，爲專門知識於大眾化之中。不但爲戰時最珍貴之大衆精神食糧，即作爲學校課外讀物，補充教材及參考書，亦至爲適宜。

全書五十冊合購五元

零售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上海一船書店發行

第一輯

告中國國民

郭沫若

中國的前途

李公樸

統一戰線論

XXX

中日戰爭與遠東新形勢

貝葉

遠東空軍現狀

毅涵雲

蘇聯紅軍二十年

吳清友

中國國防地理

盧德魯冬

從政治上觀察中日戰爭

譚逸羣

戰時經濟學

王漁邨

抗戰與新聞記者

陳憲章

第二輯

告中國婦女

沈茲九

日本的前途

魯泉

民衆動員論

李初梨

中國戰時國防建設

凌青

太平洋海軍現狀

楊觀淵

中國民族革命小史

周木齋

日本軍事地理

伍并廉

從經濟上觀察中日戰爭

何封

民族解放與哲學

沈志遠

戰時救護知識

任一碧

· 第三輯 ·

告中國青年

柳湜

蘇聯論

吳清友

民主政治論

周木齋

太平洋戰略形勢

盧顯冬

德國的遠東政策

馮仲足

共產國際小史

李初梨

蘇聯國防地理

貝葉

從戰略上觀察中日戰爭

羊霖

抗戰時期的文化運動

艾思奇

國際政治新趨勢

金則人

· 第四輯 ·

告文藝青年

陳望道

英國論

邵宗漢

獨裁政治論

倪文宙

外蒙問題的考察

惲逸羣

日本卵翼下的滿洲

漢夫

中日關係小史

祖澄

英國軍事地理

袁符

從軍需上觀察中日戰爭

金則人

抗日文學論

錢杏邨

荒城 (小說)

梅

· 第五輯 ·

告演劇青年

沈西苓

美國論

漢夫

政黨政治論

柳湜

侵略陣線的內在矛盾

胡伊默

列強在華新角逐

柳乃夫

日本戰時資源問題

王漁邨

美國軍事地理

邵宗漢

從地理上觀察中日戰爭

盧顯冬

街頭戲劇的編劇與演出

柳湜

××× (劇本)

柳湜

編主本業廣
庫文般一

44

圖第四輯
外蒙問題的考察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著作者 渾逸羣

發行者 一般書店

總店 上海

駐粵發行所 廣州教育路
銘賢坊三號

印刷者 一般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7
970081



BC
31.1

\$0.12